

原文：e-flux Journal #117 - April 2021

<https://www.e-flux.com/journal/117/382426/the-miseducation-of-a-french-feminist/>

作者：朱尔斯·吉尔-彼得森（Jules Gill-Peterson）

译者：許顥頊（they/them/祂/TA）

一名法国女性主义者的错误教育

The Miseducation of a French Feminist

这是关于女性主义相同的老故事了。起初，女人（woman）是一个单调铁板（monolith）一块。然后，具有某种要素特点（a certain element）的女性主义者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用它自己的阴性书写（*écriture féminine*）来消解（undo）事物的父权秩序，建立一个新的世界。¹但是，事实证明，TA们把一切都押在了一些本质化的计划（essentializing scheme）上。一种使得女人再次回到自然中的新的女性气质式神秘性（*feminine mystique*）²。接着，在1990年，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把我们从女人中带出而进入性别（broke us of woman and into gender）。对吗？

我从来都不知道当人们说跨儿女性主义（*trans feminism*）时是什么意思。这可能是“不知道”这一问题（the problem of not knowing）的另一面，或者，当TA们说排跨女性主义（*trans-exclusionary feminism*）并真的指这意思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是说我自己吗？

¹ 阴性书写（*écriture féminine*）这个词来自埃莱娜·西克苏（Hélène Cixous），“美杜莎的笑声”（The Laugh of Medusa），译：基思·科恩（Keith Cohen）和宝拉·科恩（Paula Cohen），载于《Signs》第1卷，第4期（1976）：第875-893页。——原文注释

【译者不赞同“阴性”这种译法，但这里仍使用这种常见的译法。——译注】

² “*feminine mystique*”这个词更常见的翻译为“女性的奥秘”，是美国第二波女性主义（second-wave feminism）学者 Betty Friedan 所参与分析（engage）、理论化的现象，以明确反对、揭穿统治性话语所产生的迷思，比如“幸福家庭主妇”就是这样的神话。不过，很遗憾的是，美国第二波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当代英美、英语语系排跨者（TERF）的基础。——译注

如果不是两个臭名昭著的反跨儿女性主义者（anti-trans feminists）的私生女儿（bastard daughter），是什么使得女性主义跨儿？亲爱的利兹（chère Liz），亲爱的露丝（chère Luce），³我青春期的爱。我没有杀死TA们并取代TA们的孩子般愿望。这不是一个俄狄浦斯式故事（oedipal tale）。但也不是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我希望跨儿女性主义（trans feminism）能有点特别含义，不只是跨儿包容的普通女权主义（trans-inclusive regular feminism）。1970年代，当时跨儿和女性主义被认为是闹翻了，而我们认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这是通过一种与语言的新关系而产生的，一种使得我以及像我一样的女孩最终可以发声的跨儿女性主义。以发明（to invent）一种与语言还未建立秩序的事物 的关系。以对我曾经的女性主义母亲们谈话（to speak），或者至少对其写作（to write），不是作为一个孩子，而是作为另一个人。另一个女人。而这总是意味着另一种女人。

我当时二十二岁，我选了一门关于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的课程，由我的教授利兹（Liz）所教授。她训练了我学习所有我所知道的关于弗洛伊德（Freud）、拉康（Lacan）、德里达（Derrida）和尼采（Nietzsche）这些大人物的知识，并在美国人所谓的“法国女性主义（French feminism）”中进行了深入的学徒式训练。我从来没有认同过这种绰号，我自己不是美国人。在加拿大接受奇怪的省域教育（provincial education）时，我读过那些大人物，比如维蒂格（Wittig）、克里斯蒂娃（Kristeva）和西克苏（Cixous）的法语作品，而我对此都有些着迷。我只知道伊利格瑞（Irigaray）作为一名本质主义者的声誉。显然，她真的相信女人是一种方式（one way），而男人是另一种方式（another way），这很糟糕，因为这限制了女人所被允许可以成为的事物（what women were allowed to be），即使她批判了男人在统治上的垄断。但利兹在不到一个学期的时间里就将我们这些《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的酷儿孩子变成了法式性差异（French sexual difference）的追随者。

³ “chère”为法语，即“亲爱的（dear）”，多用于书信第一行起首位置的称谓。这里的 Liz 指 Jules Gill-Peterson 的教授 Liz（利兹）；Luce 指 Luce Irigaray（露丝·伊利格瑞）。

我给她写了一篇关于“孩子 (the child) ”⁴之形象的研讨会论文：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它 (it) ”，而不把孩子 (children) 之存在征用 (conscripting) 至社会的再生产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ocial) 。那就只是以一种高深理论的方式 (high theory way) 来说明，孩子作为图像或一系列想法，服务于使得未来像过去一样 (making the future the same as the past) 这一目的。孩子被用来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将再生产/繁殖这一观念 (the idea of reproduction) 直观化 (literalize) ，以便像家庭 (the Family) 、国家 (the Nation) 、种族 (the Race) 和经济 (the Economy) 这样的东西不会崩溃，或甚至不会改变太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了那么多焦虑的时间试图让孩子去支持所有我们被告知实际上是自然和天生的事情 (make children all the things we're told are actually natural and inborn) 。这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找到的最荒谬的悖论 (paradoxes) 之一。

例如，看看孩子的性存在 (sexuality) 【又译，性欲望】，即使小孩 (kids) 一般被认为是 (are supposed to be) 无性/恋的 (asexual) 其性存在也必须形成与成长，这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在结构上是恋孩的 (structurally pedophilic) ⁵，对孩子的纯洁性有着情欲兴趣 (erotic interest) 。这也意味着儿童的性存在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卡通片上的一个同性恋角色，或者过多的性教育，都可能毁掉婚姻制度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甚至是异性恋制度本身。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会有一整个 subreddit 【即，Reddit 论坛上的子话题，译注】，里面都是青年男孩 (teenaged boys) ，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活已经因沉迷于色情片 (porn) 而被毁掉了，只要他们停止手淫，他们就会成为强大的、被渴望的超人 (powerful and desired supermen) 。

这种悖论也适用于身体和性别 (gender) ，它们一般被认为是 (are supposed to be) 来自于遗传学和婴儿期形成的大脑，但却如此不稳定 (precarious) ，以至于人们可以公开仇恨并试图杀死酷儿和跨儿小孩 (queer and trans kids) ，以净化其人口中的越轨者 (deviants) 。这也是关于种族的悖论，是最糟糕的版本之一，这悖论甚至不应是 (isn't even supposed to be) 生物上的 (biological) ，但无论如何保证了白人至上主义和帝国的

⁴ “child/children”也可以译为“儿童”。译文出于审查以及与一些特定语境的翻译保持一致，只译为“孩子”。——译注。

⁵ 鉴于审查原因，这里使用其它译法。——译注

战利品不会受到威胁，因为一个12岁的黑人男孩可以被相机拍下来同时半个国家的人喜欢看它 (*likes watching it*) 。⁶

关键是，没有人需要承认任何这些秘密的真相。它们是公开的秘密。那想法，那“孩子”之形象——难道没有人为孩子们着想吗！ (*won't somebody please think of the children!*) ，莫德·弗兰德 (Maude Flanders)⁷尖叫着——保证了所有这些维持现状所需的粗暴的暴力都可以伪装成是无辜的。就像天使般的白人孩子 (*cherubic white child*) 一样无辜，TA们必须被保护免受世界上可怕的罪孽的影响。只是，她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孩子，她是 (*she's*) 那些罪孽的不在场证明 (*alibi*) 。

我在研究生院的问题是，一个孩子能不能变成别的样子 (*become otherwise*) ？如果它的“家长们/养育者们 (*parents*) ”，它的推定母亲们和父亲们和酷儿家长们 (*putative mothers and fathers and queer others*)⁸，如果TA们不是彼此相等的 (我意思是，不是相同的) (*if they met not as equals (as in, the same)*)⁹，而是快乐地彼此不同，会变成什么样子？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想象孩子们不必为——这个并非由TA们创造的但是是TA们被抛入 (*thrown into*) 并遭到公开虐待的世界——承担这种暴力和保守之职能 (*serve this violent and*

⁶ 对于“孩子 (*the child*) ”如何做所有这些性的 (*sexual*) 、种族的 (*racial*) 和性别的 (*gender*) 工作的扩展论述 (*extended account*) ，有一些书你应该阅读，比如凯瑟琳·邦德·斯托克顿的《酷儿孩子》(杜克大学出版社，2009年) 【*Kathryn Bond Stockton's The Queer Child*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和罗宾·伯恩斯坦的《种族无辜》(纽约大学出版社，2012年) 【*Robin Bernstein's Racial Innocence* (NYU Press, 2012)】。我也写了一本关于跨儿孩子的书《跨性别孩子的历史》(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8) 【*Histories of the Transgender Chil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8)】。

⁷ *The Simpsons* (辛普森一家) 中的人物。——译注

⁸ “家长”不是只有父亲和母亲。“家长”不是只能“母母”/“母母父”，或像“父母”这种组合，家长可以有各种类型的组合，如非二分对立的性别认同的组合、非单配偶的组合等等。很多非二元者、跨性/别者等都可以是家长，同时其是否接受“母亲”、“父亲”等称谓因人而异。同样，在此意义上，“parents”更可以翻译成“养育者”。

如果读者实在认为需要强调所谓的“生物学家长”，也请记住，很多非二元者、跨性/别男人还有其它性别身份认同的人都可以怀孕，很多性别身份认同的人可以射精，只要达到相应的生物条件，并且其愿意射精、愿意怀孕。——译注

⁹ “equal”也有平等的意思。——译注

conservative function) 的方式。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项目对我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我还保留着我那学期写的研讨会论文，上面落满了利兹用铅笔写的备注。我已经忘记了我的教授们在研究生院对我有多好，对我过于野心勃勃的论文报以微笑。在她的评论中，利兹温和地对我对伊利格瑞 (Irigaray) 的阅读说道，“我认为你对她的‘人文主义 (humanism)’可能有点苛刻了”。这倒是真的。我当时年轻且热切，同时试图思考如何摆脱我当时确信——我并非那么人类 (not-quite-human) ——的糟糕生活 (dreadful life)。这样一位严肃的女性主义哲学家认为我是个好学生，这在当时比我认为我值得得到的东西更令人满意。

利兹告诉我们，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伊利格瑞 (Irigaray) 仍然每年在英国举行一次研讨会，召集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进行培训，并保持她的哲学项目的发展。她建议我和班上的其它几位同学申请。我没有真正的哲学志向，但我幻想着这是一生中难得的一次机会。那年夏天晚些时候，我带着我关于这个孩子的论文在布里斯托尔 (Bristol) 登陆。

伊利格瑞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她身材乔小且稍年长 (petite and elderly) 【译者这里不使用性别化的偏旁】，非常恼火地讲着缓慢的英语，但也有一股活力，她喜欢讲下流笑话 (bawdy jokes) 并像学生一样咯咯地笑着，这让大家十分吃惊。在花了几个月时间阅读了她几十年来关于性差异 (sexual difference) 的著作之后，我被她的存在迷住了。我对她的伦理学 (ethics) 印象最深，这通过她对——作为一个爱人和邂逅有着不可化约之差异的挚爱 (being a lover and encountering the beloved as irreducibly different) ——做出的绝妙赞美，从不试图占有周围直观世界 (immediate world) 之外的东西。在她对“我之爱给你 (I love to you)” (j'aime à toi) 的精妙表述中，我感觉到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途径，尽管我还太年轻并且还是未过渡的 (too untransitioned) ¹⁰，不知道它可能是什么。¹¹

她清楚地看到了我，却从未敢逾越我们之间的间隔，这是诡异的 (uncanny)。谜题

(riddle) 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是个男孩 (because I was a boy) ——我猜——因为她是出了名的异性恋 (notoriously hetero) ——我猜——我当时经常被邀请在每天研讨会之后的

¹⁰ “transition” 过渡，指“性/别过渡”，读者需注意，不能将“transition”唯一理解成药物过渡或进行相关的手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过渡方式（跨儿出柜也是一种过渡）。——译注

¹¹ Luce Irigaray, *J'aime à toi* (Éditions Grasset, 1992).

晚餐上坐在她旁边。露丝（Luce）在那里【即 Luce Irigaray，译注】，拿着她每天喝的那一杯酒，热衷于闲言，讲故事，并轻佻地相处（flirtatiously get on）。因为我讲法语，而她经常因为一天的英语而感到疲惫，所以我被赋予了一种关于流利的亲密关系（an intimacy of fluency），一种我们之间共享的语言。这让我感到很特别。

一天晚上，我问了她，我在当时最喜欢的白人哲学家都是什么样子的。

德里达（Derrida）？

他有着这样的一颗心，是你能见到的最好的人（*He was the nicest person you could ever meet, with such a heart*）。

福柯（Foucault）？

一个有趣的家伙，但当然，他的整个哲学项目是不可救药地男性气质的（*An interesting fellow, but of course his entire philosophical project was irredeemably masculine*）。

德勒兹？

他也许了解一些关于差异的东西。他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He was onto something about difference, perhaps. He lived a life of great suffering*）。

我知道不能问关于拉康（Lacan）的事——再说，我也不喜欢他。接着她几乎是严肃地停顿了片刻，抿了一口酒，然后脸上露出着笑容。

关键是，比这些男人活得更久的是我！（*The thing is, it is I who outlived all these men!*）

关键是，她确实是一代战后欧陆哲学思想家（postwar continental thinkers）中的最后一位。这位女性主义哲学家比所有比她更出名的男人（men）都要活得更久。这些男人，从拉康因为她对他的工作进行了精彩的批评而解雇她的那一刻起，就使她处于流亡状态，没有教

授职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尽管这一切都体现了 (incarnate) 她一生的工作，其不知为何没有怨恨。她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找到一棵美丽的树，在树前练习瑜伽。她在布里斯托尔每天都会找时间去公园，与调皮的松鼠分享某种无形的交流。在经历数十年的深刻关系之后，她直到最近才放弃了作为精神分析学家 (psychoanalyst) 的实践。

有一天，我和 S 在研讨会的休息时间问她关于跨儿者 (trans people) 的问题。她和我们一起在旧大学大楼的院子里慢慢走着，抿着咖啡，并分享了多年来她在自己的精神分析实践中见到的一些跨儿女人 (trans women)。她感到遗憾的是，精神分析经常被用来通过分析熟练花招 (analytic sleights of hand) 和分析者所掌握运用的否定之权力 (the disavowal of the power wielded by the analyst) 来否认跨儿身份 (disallow trans identity)。她告诉我们，分析家对TA者之责任的这种失败 (This failure in the analyst's duty to the other)，是另一种对差异的大男子式否定 (masculinist negation of difference)。她觉得她的接受精神分析的跨儿者们 (trans analysands) 应该被鼓励成为TA们将会了解自己的样子

(become as they would come to know themselves to be)。跨儿性 (Transness) 与性差异之项目 (a project of sexual difference) 两者没有任何不协调之处。这和一般认为的恰恰相反。

“我从来没有说过只能有两种生物性别 (sexes)，”她提出，转过身来看着我们，呈现着我不得不理解为是强烈情绪 (interpret as feeling) 的状态。“如果那些读过我作品的人把它用于这种目的，我会很不高兴。我们可以说，可能有“至少两种 (at least two)”生物性别 (sexes)。而我的观点是，我们目前只有一种生物性别 (sex)。”¹²

一份关于跨儿女性主义 (trans feminism) 的信函 (missive) 就这样在布里斯托尔六月份的院子里递送发表出来了 (delivered) 吗？至少我记得是这样的。但我感到肯定的是，如果我告诉在美国的人这件事，没有人会相信我。伊利格瑞不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她承认跨儿者是她的女性主义的一部分，并说甚至可以有两种以上的生物性别！ (Irigaray is not an

¹² 译者对于此处及接下来的特定段落中的“sex”是否可以或需要翻译成“生物性别”仍有所犹豫。——译注

essentialist—she recognizes trans people as part of her feminism and said there can even be more than two sexes!)

但是，我也确实不明白我想从研讨会上带回来的东西是什么。我，一个尽可能天真地（innocently）提及（broached）跨儿性（transness）的人，仿佛这是一个重要但抽象的哲学问题。我，一个在研讨会期间开始每天晚上做噩梦的人。一天晚上，露丝（Luce）在梦中出现，为我的无尽失败训诫着我。我向她伸出双手，但在我能触摸到她之前，我意识到我没有身体。我从手上往下看，什么也没看到。悬置在我本应占据着空间的地方。一种纯粹的恐怖感笼罩着我，而我在我已被汗水浸湿的身体中醒来。

第二天早上，我告诉她我做了可怕的恶梦。她问我是否受到任何神经官能症（neuroses）的折磨。我说，我一生都在为焦虑和抑郁（anxiety and depression）作斗争，但最近情况非常糟糕，以至于我第一次服药。她点了点头，说她能从我的能量中感觉到这一点。我问我是否可以告诉她我的梦，因为她在梦中出现过，但她拒绝了。她说，她不能为我解释我的梦，因为那不会教到我什么。相反，我首先要与在我的噩梦中表现为她的可怕差异（the terrifying difference manifest as her）培养关系（cultivate a relation to），以此走一条能引导我找到阐释性资源（interpretive resources）的道路，来使其具有意义。她指着一扇窗户，窗外是长满古树的大学校园。找一棵树，她告诉我，然后每天坐在它面前，只要你需要如此，以直到你开始在你的痛苦和树的能量之间培养一种精神关系（spiritual relationship）为止。这就是你开始治愈自己的方式。

当时我认为这很古怪（outlandish），但一部分的我知道她是对的，并且这非常慷慨地提供了这样一个关于我之生成（my becoming）的愿景（vision）。比起任何排演照搬（rehearsing）关于边界的一般话语（a generic discourse of boundaries）的酷儿者（queer people）更好的是，伊利格瑞对我们这些学生实践了一种完全非占有性的（entirely non-possessive）关系。她带着爱通过将——我们经常欣然放弃以希望权力能够由内而外地统治（govern）我们，并减轻我们做我们自己之负担（relieve us of the burden of being ourselves）的这一内在空间（the interior space）——归还给我们，以此温和地培养了我们的自主性和主观性（autonomy and subjectivity）。这真的很难，要放弃自我否定的解脱

(let go of the relief of self-negation) ， 放弃让自己的身体被别人的设计所侵犯的感叹 (the sigh of letting your body be invaded by someone else's designs) 。要这样反抗每一次的引诱，这需要是一位真正的女性主义者才可以做到。

许多人都不够坚强。

当我再次催促她给我更多的指导时，她补充说，她对我的困扰/麻烦 (trouble) 的印象是，我与性差异 (sexual difference) 没有任何关系可值得讨论。嗯，对于一个参加研讨会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打击毁灭性的想法 (crushing thought) 。她在午餐时严肃地 (matter-of-factly) 说，你是，文化上地 (*Vous êtes, culturellement*) ，然后咯咯地笑以缓和打击 (soften the blow) ，完全同性恋 (*complètement homosexuel*) 。

关键是，她当时说得很对。我被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同性恋问题 (a problem of homosexuality in a cultural) 所困扰，而不是本体论 (ontological) 意义上的同性恋【也可译为，存在论】。当时我和我的男朋友已经感觉到了相同性 (sameness) 的问题，我无法推断出他和我是相同的，甚至是相似的，而且我害怕和他结合/性交 (coupling with) 。当我从布里斯托尔回家时，他有一个惊喜在等着我。我不在的时候，他把我们的公寓刷成了美丽的蓝色。这慷慨之举让十分难受 (made my stomach drop so hard) ，我几乎可以发现，问题出在我身上而不是我们的家。也难怪我甚至不能在一棵树前坐下来。

几年后，我在开始过渡 (transition) 后的第一个春天走过家附近的一片树林。我在一棵树前停下，与它交谈了一段时间。那棵树大部分时间都在听，但如果它选择说话，我在想它是否会用露丝的声音来说话。

但那个春天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仍然留在美国，一如既往地 被噩梦困扰着。在接下来的 一年里，露丝和我在布鲁克林和巴黎之间互相写信。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我的信中，在描述我的论文时，我对酷儿研究 (queer studies) 充满着一个幻想，即酷儿孩子 (queer child) 可以自己出生，这个孩子不需要母亲。她不断地把我引向其它地方，直到我们的信件中断，就像任何漫长而艰难的对话不可避免的那样。

现在，我想以一封由我不忠实地翻译的信来结束我们的通信。

亲爱的露丝 (*Chère Luce*) ,

我知道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所以我首先希望你能收到这封信。我不得不再给你写一次信。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开始感受到看不见就知道 (*know without seeing*) 是什么感觉了。我不确定该如何表达某种感激之情，但如果你愿意让我试试 ...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如果你今天能见到我，如果你能理解我是如何从你在布里斯托尔和沃里克以及我们的信件中遇到的那个悲惨的男孩中走出来的。我最近发现了这些信，藏在一个盒子里，一开始它们让我哭了。我以一种我称之为无情的 (*relentless*) 方式给你写信，无耻地试图思考超越 (*outthink*) ——你一直温和地要求我抛之脑后以留给 (*set aside for*) 它们的前提中所缺少的和未被考虑的东西——的错误和无法解决的问题。所有这段时间，所有这些文字，都是为了试图让一个渴望母亲而不是让其自己出生的酷儿孩子有所作为。我文本的无意识是如此病态地可见 (*morbidly visible*) 。然而，你从来没有因为我没有立马学习、没有因为我没有敞开自己去面对回荡在你言语中的那种不同的可能性 (*a different possibility*) 而发过火。你轻声说道，在我生命中无穷无尽的母亲们仍然没有生下我，所以也许我已经在关于我的生活和思考的最基本问题上错误地教育了 (*miseducated*) 自己。我为自己是一个多么糟糕的学生而感到羞愧，但我知道你绝不会希望我感到羞愧。

你曾经把形而上学描述为一种抽离出 (*abstraction out of*) 生活的直观迫切性 (*the immediacy of life*) 的飞跃 (*leap*) 。【*You once described metaphysics as a leap of abstraction out of the immediacy of life.*】

我想让你知道，我现在对树木感到深深的亲缘关系 (*kinship*) 。我感到与我长期以来感到疏远的自然界相联系。我相信精神和能量，因为我已经感觉到它们是真实的，不是作为资源或对我的轻微疾病 (*ailments*) 的增补物 (*supplements*) ，而是作为我的共同部分，当我虚

弱或做梦时，可以从森林延伸到我的肉体的纤维。我对水的恐惧减少了。我仍然有着呼吸空气与靠近火的麻烦，但我不再害怕继续尝试。

我猜想，我当时以为成为一个女孩就必须是要重生，要 (*to claim*) 一个能给我重新的自己 (*give me myself anew*) 的母亲。我带着这个愿望来找你，我再次感到羞愧。但我现在想，也许，这一课只是为了在自己内心找到自信，作为另一个人接近你 (*approach you*)。也是作为一个女人。这样做也是为了说，我爱你，因为我永远不知道为什么，甚至不知道你是否故意给了我什么。但我不需要从你那得到的内在真相 (*interior truth*) 来好好生活，因为与你处在关系中 (*being in relation to you*)，我指的是我们之间的间隔 (*interval*)，甚至比我们之间交谈的言语还要长久。它们点燃了一团生命火焰 (*living fire*)，使我保持生机，比我所设想不到的自己所配得上的还更加充满活力。

因此，我以那种精神 (*spirit*) 最后一次写信给你，即使你永远不会读到这些文字。

我请你相信我 (*Je vous prie de croire*)

朱尔斯 (*Jules*)

这是一个不正当的洁净故事，一封虚构的信，因为对我来说很明显，我作为一个法国女性主义者的错误教育 (*my miseducation as a French feminist*) 仍然没有在这种族轴心 (*the axis of race*) 上发挥作用。伊利格瑞 (*Irigaray*) 并不是以深思熟虑地、广泛地承认西欧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殖民关系而闻名的。她对瑜伽的嗜好 (*penchant*) 也许和她写的关于“东方和西方”相遇的尴尬的书一样天真。当然，情况可能更糟。几年前，我在朱利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发表演讲的一个研讨会上惊恐地得知，她在法国担任了国家资助的的职务 (*state-funded position*)，对穆斯林移民进行“reeducate【这个词在豆瓣无法翻译出来】”，以使TA们的精神 (*psyches*) 变得“个体化 (*individuated*)”和“欧洲 (*European*)”，而不是“集体 (*collective*)”。在她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中，黑人及棕色女学

者们 (Black and brown women scholars) 排着队告诫 (admonish) 她赤裸裸的种族主义, 而她回敬的只是愁容怒视 (scowls) 。

这故事并非那样的情况。但我仍然为我对——肯定没有看到我的皮肤的——露丝 (Luce) 的爱在尴尬中感到脸色棕红惭愧 (blush brown) 。

就像我在法国女性主义上本不大可能受到的错误教育一样, 我不禁思考**英语语系**

(*English*) 女性主义无论如何到底有多么不大可能。我可能花了一年的时间, 在信中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孩子介绍给伊利格瑞, 就像我介绍我关于“孩子”的去性式工作 (neutered work)¹³一样, 但她明智地一直用爱来拒绝这个前设 (premise), 并反而鼓励我走向性差异 (sexual difference) 。我与伊利格瑞的信件是关于由我们所共享的东西建成的一个延缓性转变 (a deferred transformation) ——这是“间隔 (interval)”一词的另一种说法。这些信是一种关系模式 (a mode of relation), 而现在我不再是我所希望成为的她的女性主义的孩子, 甚至也不再是法国女性主义的跨儿孩子 (trans child), 而是一个跨儿女人 (trans woman) 。在某种程度上, 我和她一样, 但也不可化约地不一样 (irreducibly not), 因为我的差异, 包括我的棕色性 (brownness) 。

没有占有的爱是女性主义的 (Love without possession is feminist) 。一位跨儿女人 (trans woman) 在多年后给她的老师写信, 是言说着某种女性主义的声音。

伊利格瑞没有强行闯入我的内在世界 (interiority) 。她从未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我认为你是一个女人 (woman) ”。她也不敢写信说我不可能是一个女人。她慷慨地给向我提供了我自己的生成 (my own becoming) 的愿景, 通过这些愿景, 我可能会找到我的痛苦折磨 (torments) 的答案, 无论是知识上的还是个人的。她为我在寻找一个可生存的自我 (livable self) 的过程中创造了自主性 (autonomy) 和正当性 (legitimation) , 而现在我

¹³ “neuter”: 1. 在性别化语言的脉络下, 可译为形容词“中性的”; 2. 同时也有指去除性器官 (sex organs) 的动词含义, 因而此处“neutered”, 译者译为“去性的/去性式”。这里的“中性”和“去性”, 和生物意义上的间性者 (intersex people) 没有联结关系, 更指向在二元论下的去除性差异 (这也不是纯粹生物意义上的, 而是更接近精神分析语境里的性差异) 。——译注。

就是以这种主体身份 (subjecthood) 写下这些充满芬曼情感 (femme feeling)¹⁴ 的文字。伊利格瑞不太可能的跨儿女性主义 (trans feminism) 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不管她曾经写过什么或者说过什么——这些从其它方面来说是根本不充分且无法胜任的 (that is radically insufficient on other grounds)。我在这里, 对她来说是一个棕色女人, 因为我把自己呈现为如此同时她不希望决定我的性差异 (sexual difference) 或我的主体性 (subjectivity)。法国女性主义某种令人惊讶的种类 (French feminism of a surprising sort)。

但是那个富有的苏格兰女人, 那个作家? 那个垃圾 (bitch) 就住在我的脑子里, 而且免租金。¹⁵

排跨激进女性主义 (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m) 几乎完全是为了破坏这间隔 (breaching the interval)。它没有对TA人的尊重, 也没有对智慧和惊喜的爱。在当今英国女性主义大军中服役的 TERF们 无情地骚扰和围攻追猎跨儿女人们 (trans women), 因为TA们希望看到跨儿女人们从地球上被铲除。同时, TA们在白人女人的豁免权下 (the immunity of white women), 自顾自轻快 (merrily) 地声称自己的无辜与受害者身份 (claim innocence and victimhood for themselves)。现在, 一个 TERF 住在我的脑子里, 试图从内部消解 (undo) 我。

没关系, 反正她也不会听我在说什么。没有什么伦理项目可以强迫别人聆听。

伊利格瑞没有住在我的脑子里。说实话,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天我对她一无所知。在我寄了一封信后, 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然后我又寄了一封信, 但从未收到过回信。也许她搬家了。我知道我搬家了。但我有时还是会在夜里醒着躺在那, 想知道她是否会在梦中再次拜访我。我

¹⁴ 取自之前的译者的译注: “femme”一词的翻译方式与背景同“butch”, 常被译为“女性化的女同性恋者”, 又译“底”。但对“femme”的使用更倾向于解释为对“femininity (女性气质)”的酷儿展演, 酷儿化的呈现。也即, 顺性别者、非二元者、跨儿、以及酷儿社群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批判性地挪用这个词, 以展现自己对“femininity”的理解。此处采用音译“芬曼”。——译注

¹⁵ 即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 / You-Know-Who / She-Who-Must-Not-Be-Named ——乔安娜罗琳, 译注。

想在她的眼睛里看到那种没有相同性的承认感 (the feeling of recognition without sameness) 。